

集拜雷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魯 拜 集

郭沫若著

上 海

新 光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魯拜集●

全書一册

實售國幣五角

譯者 郭沫若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書局

總發行 大中書局

分售處 全國各書局

總經售者

上海五馬路麥家圈

國華新書局

◀一九三七年三月重版▶

## 目 錄

### 上 篇 導 言

1. 讀了魯拜集後之感
2. 詩人我默伽亞摸略那

### 下 篇 魯 拜 集

1. 詩百零一首(英漢對照)
2. 註釋

## I

人類的精神尚在睡眠狀態中，對於宇宙人生的究竟問題，尚不曾開眼時，是最幸福的時代，是還在樂園中居住着的時代，不識不知的童稚，醉生夢死的俗人，他們正是這種最幸福的人，他們的樂園便是這眼前的天地。少吃兩枚餅乾，少得兩種玩器，少掬一堆財物，少博一項功名，便足以使他們哭泣，但是他們終不會知道人生的最大的悲哀是何物。唯其不知道正是他們的幸福處，正是他們的可憐而又可羨慕的特典。但是人終不是永遠的童稚，人終有從醉夢之中醒來的時候，在這時候我們漸漸曉得把我們的心眼睜開內觀外察，我們會知道我

## I

們纔是無邊的海洋上一葉待朽的扁舟，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漫漫的黑夜裏一個將殘的幽夢。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沒破的監獄內一名既決的死囚。

科學對我們說，我們所居住的這個銀河系統的宇宙，是有限而無限的；宇宙中一切的質與能，在輾轉相變，一搭蘭母的質化成三億四千萬「馬力時」的功量；宇宙中無數的太陽在發射無量的光能，在凝集成燦爛的螺旋星雲而別成一新星系統……變化無論矣，但是爲甚麼會有這宇宙存在？宇宙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時，究竟是甚？

科學又對我們說，一切生物都是由於原始

的單細胞生物進演而成。一切的個體不成於唯一之細胞則為唯一的胎原細胞之所分化；細胞的要素是蛋白質，炭水化物，脂肪；織成這三種要素的原質，不外 N H C O S P 等簡單的原子——其實這些原子已非簡單，各個原子的內容都是一種極複雜的宇宙；量子電子便是這宇宙中的恆星行星，N 已可以分為 H 與 Helium 了……然而量子電子究竟為甚麼存在？他們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時，究竟是甚？

科學不能答應我們。答應我們這種問題的權能，在他的職分之外，也怕是在我們人類智力的範圍以外。

形而上學者假擬出一個無始無終的本體

宗教家虛構出一個全能全智的上帝，從而崇拜之，冥合之，以圖既失了的樂園之恢復；但是懷疑盡了頭的人，這御不兌換的紙幣，終竟要失掉了他的效力。

於是對於既決因所剩下的幾條路徑：

第一，便是自然的發狂，

第二，便是人爲的自殺，

第三，便是徹底的享樂。

古今來的思想家，自縊自縛，終而至於發狂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我國的大詩人屈原，他便是徹底懷疑派的一人，他在「天問」「卜居」之中對於宇宙人生發了許多的疑問，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稱的，他也



是知道本體的懸擬的，你看，他在「遠遊」中假仙人王子喬的口調道：

「道可受兮而不可傳，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毋滑爾魂兮彼將自然，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庶幾鳳成兮此德之門！」

他曾夢想上天，但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學的灰色的理論，也終竟於他無補，他終竟跳在汨羅裏面死了。

他的後繼者賈誼，也和他取了同樣的路徑。  
他知道：

『天地爲體，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慮？』

——服鳥賦中語——

但是他終竟不能「知命不憂」，他終竟悲傷哭泣，以至於夭折了。

幸而不至於發狂，對於生之慾望過於強烈，不能自殺，或不肯自殺的人，大悟一番後，他所能走的路徑，便只有徹底享樂一途。或積極的享樂，或消極的享樂，想陶醉於一種對像之中，以忘却此至可悲憐的自我。司皮諾若(Spinoza) 陶醉於神，歌德陶醉於業，便是積極的

一種。歌德的化身[浮士德]，他在泯却了自殺的念頭以後，他的宇宙觀是“Im Anfang war die Tat.”(泰初有業)宇宙自有始以來，只有一種意志流行，只有一種大力活用。從這種宇宙觀所演繹出來的人生哲學，便是

Du im Leben nichts verschiebe:

Sei dein Leben Tat um Tat!

(汝在生中無所用乎徒倚逶迤；

讓汝一生成為業與業之連鎖！)

所以浮士德與靡非時芬匪勒司契約時，他說：

Nur rastlos bestaetigt sich der Mann.

(堂堂男子只有孜孜不息。)

他要獻身於幽醉之中，獻身於至痛苦的受用，

人生一切的痛苦都要在他內部的自我中傾略，  
把一切的甘苦都積在胸中，把自身的小己推廣  
成人類的大我。

我只從這世界之中跳過；  
我把捉着一切歡樂的頭毛，  
不滿心意的，我拋去了牠，  
不能持久的，我讓牠跑掉。  
我只一面貪求，一面完成，  
完成之後，我又貪尋，  
我的生涯猶如暴風馳騁，  
我初猶大力盤旋，  
今則躊躇滿志。  
地上的事物我已盡知，

我終不能向天外逃去；  
餓眼望天，幻想上帝的，  
只是癡愚！  
立定腳根且向周圍百罷！  
世界對於有爲之人不是無語。  
何用在永遠之中盤旋去！

這便是歌德的「堅決地生活於全，善，真」  
(Im Ganzen, Guten, Wahren resolute zu leben.) 的註腳。把一己的全我發展出去，努力精進，圓之又圓，靈不偏枯，肉不凌辱，猶如一隻帆船，既已解纜出航，便努力撐持到底，猶如一團星火，既已達到燒點，便盡性猛烈燎原，這便是至善的生活，這便是不僞的生活。

這樣生活，我說牠是一種徹底的享樂主義。牠的究竟是把我們這無可如何的生涯，百無聊賴的自我，趁心地消磨了去，趁心地忘却了去。這便是享樂主義的積極的一種。

但是人的體魄各不相同，人的意志也各有強弱，更想到身死之後，一切事業終歸於已無有，於是可憐的既決囚，便不得不成為消極的 Epicurian 了。

蟋蟀在堂， 歲聿其莫。

今我不樂， 日月其除。

(唐風蟋蟀)

山有樛， 隰有榆。

子有衣裳， 弗曳弗褻。

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 他人是愉！

山有樗， 隰有樞。  
子有廷內， 弗酒弗掃。  
子有鐘鼓， 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 他人是保！

山有漆， 隰有栗。  
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廣風山有樞〕

這是我們周代的無名詩人的享樂態度。

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 聊厚不爲驅。

〔古詩十九首中第三首〕

驅車上東門， 遙望郭北墓。

白楊何蕭蕭， 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 杳杳即長暮。

潛寐黃泉下， 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 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 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送， 聖賢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 多爲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 被服絜與素。



(古詩十九首中集十三首)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嘆。  
他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古詩十九首中集十五首)

這便是我們漢代的無名詩人的享樂態度。

這些詩人，不必盡是哀傷時事的失意者，也不必盡是酒精中毒(Alcoholism)的病夫，他們的心靈正爲一個永遠不能解決的疑問所據。他們的生存日月爲一種眼不能見的存在所剝削，他們不能睜着眼睛做夢，他們也不能無念無想。

冥合於自然，他們也不能恢宏意志沒我於事業  
永遠不能消去的悲哀，只有即時行樂，以瀕死  
一切於酒，所以酒便是他們的上帝，便是他們的  
解救者，便是他們唯一的愛人了。我們試讀  
劉伶的酒德頌罷。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  
日月爲局隅，八荒爲庭衢，行無輻跡，居  
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  
~~而飲~~，動則挈榼是壺，唯酒是務，焉知其  
餘？……」

我們試讀李白的春夜燕桃李園序罷。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  
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

游，良有以也。……】

這種人的態度，不能以功利的尺度去測量，不能以道德的標準去批評，不能以酒精的毒害去威脅，他們正於飲酒的行爲之中，發現出一種涅槃的樂趣。近代類唐派的詩人，陶醉於Heshisch，陶醉於Opium，陶醉於Curacao，也正是這種消極的享樂主義的表現。他們的行爲的動機，和佛陀捨身出家是一樣，沒有那種愚蠢的釋迦要向他們說教，即使有人要向他們說教，二豪只好遺螺贏的譏評（見酒德頌），子產只好受朝龜的嘲笑了（見列子楊朱篇）。

## II

我在上面敘了一長篇的冒頭，我的目的只

是在想介紹一位波斯的詩人莪默伽亞謨(Omāy  
Khayyam)。詩人的生日，迄今沒有人知道，  
大概是生在十一世紀的後半。有人說他是死在  
一一二三年的，但是也不大的確。他的故鄉是  
在卡拉商州(Kharassán)的納霞堡(Narsháp-  
úr) 卡拉商州在波斯的極東，為亞細亞大陸之  
所擁抱。氣候溫和，土地豐美，適於農業。綿  
類之栽培最盛。棉織物，絹，呢等類自古馳名。  
更產突厥玉及其他諸種寶石。納霞堡州之首府，  
位於州之北部，在莪默當時，乃波斯文化的中  
心地點。

莪默的姓，伽亞謨(Khayyam)，其意  
為「天幕製造者」(Tentmaker)。有人以為莪

獸必以製造天幕爲糊口之資，故以「天幕製造者」爲其詩人的雅號(Professor Cowell, Fitzgerald 卽主張此說)。此種雅號通行於波斯詩人之間，如阿塔爾(Attar)意爲「藥材師」，如阿塞爾(Assár)意爲「榨油者」之類。有說恐係其父之職業。又有人說，詩人幼年所住的學校有點貴冑的性質，恐怕製造天幕的人，或者其子弟沒有入學的希望，亞拉比亞族中有伽亞謨族，以製造天幕爲業，莪默的祖先恐係由亞拉比亞遷入波斯者。

詩人幼年的學校便在納霞堡，據他的學友尼讓牟(Nizam-ul-Mulk)的紀錄，說是當時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Imám Mowaffak)，在

納霞堡教書，尼讓牟的父親遣他來此就學。尼讓牟在此遇着兩個意氣相投的學友，一個是奔沙伯(Ben Sabbāh)，一個便是我默伽亞謨，尼讓牟是圖司(Tūs)的人，奔沙伯是阿里(Ali)的人，只有我默是納霞堡的土著。他們讀的是可蘭經典，研究的是古代傳說——他們的學校大概是和我們中國往昔的散館差不多了。有一天他們三人相聚，霍山(Hasan 即奔沙伯)向尼讓牟和我默說道：『世間一般的信仰，都說野芒先生的弟子會得幸福（當時的信仰凡讀可蘭經及古代傳說者皆能得幸福，如我國以前讀五經三傳之類）。但是我們假使不能都得幸福時，那時我們將何以互相援助？』尼讓牟與我默答

道：『隨便怎麼都好』。霍山便說：『那嗎我們大家當盟立一誓，無論幸福落與誰人，他都應得均分，不能專享其利』。尼讓牟與莪默都應承了。後來尼讓牟入了官籍，竟做到當時的教王阿爾士朗(Alp Arslan)的宰相。

尼讓牟做了宰相之後，他的兩個舊友來訪他。尼讓牟請於教王，授了霍山的官職。霍山嫌昇進太遲，他把官職棄了，後來竟做了專以殺人爲能事的依時美良派(Ismailians)的一種宗派的首領。他在一〇九〇年占據了裏海南岸山國中的阿拉牟提城(Alamút)，十字軍時有名的「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s)便是他了。他的學友尼讓牟，後來也是他刺殺

了的。詩人阿塔爾教尼讓牟將死時說道：『啊，上帝呀！我在風的手中走去了』——這正和我默詩『來如流水去如風』句（見後譯詩第二十八首）相類。

我默去訪他的學友，尼讓牟宰相，的時候，他不要官職，只向他說道：『你能給我的最大的賜與，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使我得靜居於一隅，擴展科學的利益，並祝你福壽康甯。』宰相便從納震堡的財庫中每年贈他一千二百密（Mithkál 不知合中幣多少，待考）的年金。

我默居於納震堡以至於死，一生之中忙於各種智識之探釋，於天文學的智識之豐富尤為當時的白眉，在馬利克夏(Malik Shah)教王時，



他得了多大的賞賜，改正蔣牟西古曆的時候，他是委員八個學者中之一人。改正後的新曆名叫 Jalāli，從一〇七九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據英國史學大家 Gibbon 的批評：「時之計算比鳩良曆（Julian year）精確，與各利果良曆（Gregorian Style）相近。」（請參看創造週報第九號張資平的「關於各列果良曆之計算」一文）他又做了些天文圖譜，做了部亞拉伯文的代數。

詩人的外的生活，我們所能影影綽綽地知道的，便只有這麼一點。關於他的臨終時另外有種傳說，說是從他的弟子寬雅（Khwājah Nizami of Samarcand）傳說出來的。寬雅說：

『我常常和我先生我默伽亞謨在一園中會話；有一天他對我說，「吾墓所在之地，北風會吹薔薇花來覆罩。」我怪他所說的話，但是我

知道他的話不是沒有意思的。幾年後，我偶爾去訪納霞堡，我走到他長眠的地方，啊，奇怪！那是恰在一座花園之外，果木帶着果實把他們的樹枝從園牆伸出，花片飛在墓上，墓碑是埋

在花裏。』——這種美化了的傳說，恰合於詩人之永眠；正如李太白之死，人以為捉月騎鯨而去；印度詩人伽毗死後，屍化為白蓮（見太戈爾 *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 的序傳中）之類。然從此傳說中我們可以曉得一種事實，便是我默有他的弟子。有人說他也是在納

蘇堡教過書的。他是死在尼讓車之後。(以上的敘述大抵取材於Fitzgerald's "Omar Khayyam the Astronomer-poet of Persia" 一文中)

莪默的詩名，在他本國却不甚著。他的詩集 Rubaiyat (四行詩集) 據Fitzgerald所舉，原文有四五種類，各種所含首數亦各不同，少者百五十八首，多者五百一十六首。其譯為英文者以E. Fitzgerald為始。——Fitzgerald以一八〇九年生於英國Suffolk州之Bredfield。父姓本係Purcell，父死後，改依母姓。生平與Thackeray, W. H. Thompson, Tennyson等為友，愛花，愛音樂，愛舟遊，使之永遠不朽，「莪默伽亞謨之名如雙子星座之Castor與Pollux」

lux 二星者，便是他的 R baiyat 的英譯。他是死於一八八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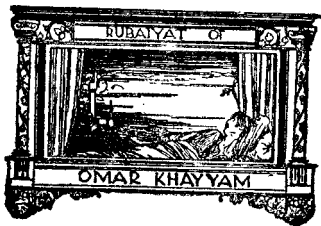
Fitzgerald 的英譯，是一八五七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版只是一種小小的 Pamphlet，並且是沒有記名的，出版書店倫敦 Quaritch 把牠丟在四片尼均一的書匣裏，甚至減價賣到一片尼，也還沒有人要。一八六〇年 D. G. Rossetti 先發見了這部譯詩的好處；接着 Swinburne, Lord Houghton 也極力稱讚，一直到一八六八年又纔出了第二版。其後七二年，七八年，出了三版四版。第一版只有七十五首，第二版最多，有百一十首，第三四版均百零一首，次第和語句均各有不同。我此處所譯的是他的第

四版。第一版我在Henry Newbolt所選的「英國詩文鈔」裏看見過。第二版我看過竹友藻風的日文譯本，只有第三版我還不曾得見。

Rubaiyat本是Rubai的複數。Rubai的詩形，一首四行，第一第二第四行押韻，第三行大抵不押韻，與我國的絕詩頗相類。我記得胡適之的「嘗試集」裏面好像介紹過兩首，譯名也好像是「絕詩」兩字。Rubaiyat的英譯，在Fitzgerald之後，還有E. H. Wainfield, N. H. Dole, J. Payne諸氏的譯本，據說對於原文較為真實，可惜我都還沒有見過。原文我不懂，我還讀過荒川茂的日文譯品（大正九年十月號的中央公論），說是直接從波斯文譯出的，

共有一百五十八首。我把牠同 Fitzgerald 的英譯本比較，牠們的內容幾乎完全不同，但是那詩中所流的精神，是沒有甚麼走轉。翻譯的工夫，到了 Fitzgerald 的程皮，真算得與創作無以異了。

以下我據 Fitzgerald 英譯的第四版，重譯成漢文；讀者可在這些詩裏面，尋出我國劉伶李太白的面孔來。



## I

Wake! 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  
The Stars before him from the Field of  
Night,  
Drives Night along with them from Heav'n  
and strikes  
The Sultán's Turret with a Shaft of Light.

## II

Before the phantom of False morn'ing died,  
Methought a Voice within the Tavern cried,  
"When all the Temple is prepared within,  
"Why nods the drowsy Worshipper out-  
side?"



1

醒呀！太陽驅散了羣星，  
暗夜從空中逃遁，  
燦爛的金箭，  
射中了蘇丹的高瓴。

2

朝暉的幻影破猶未曾，  
茅店內好像有人呼聲，  
「寺院都已掃淨了內堂，  
托鉢人爲甚還在門外打盹？」

## III

And, as the Cock crew, those who stood  
before  
The Tavern shouted --"Open then the Door!  
"You know how little while we have to  
stay,  
"And once departed, may return no more."

## IV

Now the New Year reviving old Desires,  
The thoughtful Soul to Solitude retires,  
Where the White Hand of Moses on the  
Bough  
Puts out, and Jesus from the Ground sus-  
pires.

3

時候正在鷄鳴，  
人們在茅店之前叫應——  
「開門罷！我們只得鷓鴣片時，  
一朝去後，怕是不再回程。」

4

新春甦活著舊時的希望，  
使沉思的靈魂告了退藏，  
遇到那樹枝上露出「摩西的白手」，  
耶穌從地底嘆息的地方。

## V

Iram indeed is gone with all his Rose,  
 And Jamshyd's Sev'n-ring'd Cup where no  
     one knows;

    But still a Ruby kindles in the Vine,  
 And many a Garden by the Water blows.

## VI

And David's lips are lockt; but in divine  
 High-piping Pehlevi, with "Wi: e! Wine!  
     Wine!

    ' Red Wine!'—the Nightingale cries to  
     the Rose  
 That sallow cheek of hers to' incardine.

5

夷朗傘的花園已和薔薇消亡，  
蔣傘西的七環杯誰也不知去向；  
但有瑪瑙般紅仍從葡萄破綻，  
水畔的花園處處都是花英。

6

大衛德的歌唇已鎖；  
黃鶯兒用着昆勒危語高歌，  
「葡萄酒，葡萄酒，紅的葡萄酒呀！」  
把薔薇花蒼白的臉兒唱醜。

## VII

Come, fill the Cup and in the fire of  
Spring

Your Winter-garment of Repentance fling:  
The Bird of Time has but a little way  
To flutter,—and the Bird is on the Wing.

## VIII

Whether at Naishápúr or Babelon,  
Whether the Cup with sweet or bitter run,  
The Wine of Life keeps oozing drop by  
drop,  
The Leaves of Life keep falling one by  
one.

## 7

來呀，請來浮此一觴，  
在這春陽之中脫去懨懨的冬裳：  
「時鳥」是飛不多時——  
鳥已在振翅翱翔。

## 8

莫問是在納霞堡或在巴比倫，  
莫問杯中的是苦汁或是芳醇，  
生命的酒漿滴滴地浸漏不已：  
生命的綠葉葉葉地飄墮不停。

## IX

Each Morn' a thousand Roses brings, you  
say;

Yes, but where leaves the Rose of Yester-  
day?

And this first Summer month that brings  
the Rose

Shall take Jamshyd and Kaikobád away.

## X

Well, let it take them! What have We to  
do

With Kaikobád the Great, or Kaikhosrú?

Let Zál and Rustom bluster as they will,  
Or Hátim call to Supper—heed not you.



## 9

君言然哉：朝朝有千朵薔薇帶來；  
但是昨朝的薔薇而今安在？  
帶來薔薇的這初夏之季，  
也使蔣牟西，凱科白提一去不回。

## 10

去休，聽隨他們去休！  
凱科白提大帝，凱科蘇爾於我何有？  
查爾，魯士圖牟，聽隨他們酣戰，  
霍丁牟招赴獻筵——也不用管。

## XI

With me along the strip of Herbage strown  
That just divides the desert from the sown,  
Where name of Slave and Sultán is for-  
got—  
And Feace to Mahmúd on his golden  
Throne!

## XII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and 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Oh,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

## 11

請來隨我沿此平蕪，  
這兒一邊是荒原，一邊是耕土，  
囚奴與蘇丹的名分到此消亡——  
儘他率罕默德安坐在黃金座上！

## 12

樹蔭下放着一卷詩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點乾糧，  
有你在這荒原中榜我歡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 XIII

Some for the Glories of This World; and  
some  
Sigh for the Prophet's Paradise to come;  
Ah, take the Cash, and let the Credit  
go,  
Nor heed the rumble of a distant Drum!

## XIV

Look to the blowing Rose about us—"Lo,  
"Laughing," she says, "into the world I  
blow,  
"At once the silken tassell of my Purse  
"Tear, and its Treasure no the Garden  
throw."

## 13

有的希圖現世的光榮；  
有的希圖天國的來臨；  
啊，且惜今日，浮名於我何有，  
何有於遠方的鞞鼓的鼓音！

## 14

請看周遭的爛縵的薔薇，——  
她說是，「我笑着開來世裏，  
一朝我的錦囊破時，  
我把囊中的錢財散滿園地。」

## XV

And those who husbanded the Golden  
grain,

And those who flung it to the winds like  
Rain,

Alike to no such aureate Earth are turn'd  
As, buried once, Men want dug up again.

## XVI

The Worldly Hope men set their Hearts  
upon

Turns Ashes—or it prospers; and anon,  
Like Snow upon the Desert's dusty Face,  
Light ng . little hour or two—is gone.

## 15

有的節穀如金，  
有的揮金如雨，  
死後不能化成金泥，  
更爲人所掘取。

## 16

人所繫心的現世的希望易灰，  
或則一朝繁榮，而又消毀，  
比如那沙面的白雪，  
只揚得一兩刻的明輝。

## XVII

Think, in this batter'd Caravanserai  
 Whose Portals *er* alternate Night and Day,  
 How Sultán after Sultán with his Pomp  
 Abode his destined Hour, and went his  
 way.

## XVIII

They say the Lion and the Lizard keep  
 The Courts where Jamshyd gloried and  
 drank deep:  
 And Bahráam, that great Hunter—the Wild  
 Ass  
 Stamps o'er his Head, but cannot break his  
 Sleep.



## 17

天地是飄搖的逆旅，  
晝夜是逆旅的門戶，  
多少蘇丹與榮華，  
住不多時，又怱怱離去。

## 18

蔣牟西宴飲之宮殿  
如今已成野獅蜥蜴之場；  
好獵王巴朗牟之墓頭，  
野驢已踐不彼の深夢。

## XIX

I sometimes think that never blows so red  
The Rose as where some buried Caesar  
bled;

That every Hyacinth the Garden wears  
Drops in her Lap from some once lovely  
Head.

## XX

And this reviving Herb whose tender  
Green  
Fledges the River-Lip on which we lean—  
Ah, lean upon it lightly! for who knows  
From what once lovely Lip it spring· un-  
seen!

## 19

帝王流血處的薔薇花  
顏色怕更殷紅；  
花園中的玉簪兒  
怕是植根在美女屍中。

## 20

這河唇的青青春草  
我們在枕之而眠——  
輕輕地莫用壓傷牠罷！  
那怕是迸自美人謝了的唇邊！

## XXI

Ah, my Belovéd, fill the Cup that clears  
To-day of past Regrets and future Fears:  
To-morrow!—Why To-morrow I may be  
Myself with Yesterday's Sev'n thousand  
Years.

## XXII

For some we loved, the loveliest and the  
best  
That from his Vintage rolling Time hath  
prest,  
Have drunk their Cup a Round or two  
before,  
And one by one crept silently to rest.

## 21

啊，我的愛人喲，請再浮此一觴，  
清酒可解昨日的後悔，明日的愁腸：  
啊，明日呀！明日的我呀，  
許已同七千歲的生前一樣。

## 22

請看往日的良朋，有多少是貌美身強，  
滾滾的時辰把他的葡萄壓成酒漿，  
他們只飲得了一杯，或飲兩杯，  
已次第地入長眠的壙墳。

## XXIII

And we, that now make merry in the Room  
 They left, and Summer dresses in new  
 bloom,

Ourselves must we beneath the Couch  
 of Earth

Descend—ourselves to make a Couch—for  
 whom?

## XXIV

Ah, make the most of what we yet may  
 spend,

Before we too into the Dust descend;

Dust into Dust, and under Dust to lie,  
 Sans Wine, sans Song, sans Singer, and  
 —sans End!

## 28

穠花被滿了他們的華堂，  
我們如今在在此盡情歡暢，  
我們將又要入土長眠——  
我們的屍骸呀又將替誰作床？

## 24

啊，我們在未成塵土之先，  
用盡千金儘可盡情沉湎；  
塵土歸塵，塵下陳人，  
歌聲酒滿——永遠不能到九泉！

## XXV

Alike for those who f r To-day prepare,  
 And those that after some To-morrow stare,  
     A Muezzin from the Tower of Darkness  
     cries,  
 "Fools! Your Reward is neither H re nor  
     There."

## XXVI

Why, all the Saints and Sages who discuss'd  
 Of the Two Worlds so wisely—they are  
     thrust  
     Like foolish Prop ets forth; their Words  
     to Scorn  
 Are scatter'd, and their Mouths are stopt  
     with Dust



## 25

有的在今生棘憂，  
有的又希圖來生成就，  
牟也脚白「昏黑的鐘樓」宣告，  
「愚人喲！報賞是無處可求。」

## 26

伊古以來的聖哲  
慣會說現世天堂——  
一朝口被塵封，自嘲莫解，  
同那愚蠢的預言者流一樣。

## XXVII

Myself when young did eagerly frequent  
Doctor and Saint, and heard great argu-  
ment

About it and about: but evermore  
Came out by the same door where in I  
went.

## XXVIII

With them the seed of Wisdom did I sow,  
And with mine own hand wrought to ma-  
ke it grow;

And this was all the Harvest that I  
reap'd—

“I came like Water, and like Wind I go.”

## 27

當我在青春時分，  
也曾熱訪過博士聖人，  
炎炎的偉論聽了多回；  
可我依然出來——由那原徑。

## 28

我也學播了智慧之種，  
親手培植牠漸漸葱蘢；  
而今我獲得的收成——  
只是「來如流水，逝如風。」

## XXIX

Into this Universe, and Why not knowing  
Nor Whence like Water willy-nilly flow-  
ing;

And out of it, as Wind along the Waste,  
I know not Whither, willy-nilly blowing.

## XXX

What, without asking, hither hurried  
Whence?

And, without asking, Whither hurried  
hence!

Oh, many a Cup of this forbidden Wine  
Must drown the memory of that insolence!

## 29

飄飄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來，亦不知來自何處；  
飄飄出世，如風之不得不吹，  
風過漠地亦不知吹向何許。

## 30

請君莫問何處來？  
請君莫問何處去！  
\*浮此禁脔千萬鍾，  
可以消沉那無常的記憶。

## XXXI

Up from Earth's Centre through the Sev-  
enth Gate

I rose, and on the Throne of Saturn sate  
And many a Knot unravel'd by the Road;  
But not the Master-knot of Human Fate.

## XXXII

There was the Door to which I found no  
Key;

There was the Veil through which I might  
not see:

Some little talk awhile of Me and Thee  
There was--and then no more of Thee  
and Me.

## 31

從地心昇到第七天門，  
昇到土星座上高坐，  
沿途解釋得無數的啞謎；  
人生的大啞謎却可猜推不破。

## 32

此處是無輪之門；  
此處是窺不透的帷幕；  
有的暫時在呼帝呼神——  
少時間已不聞我我汝汝。

## XXXIII

Earth could not answer; nor the Seas that  
    mourn  
In flowing Purple, of their Lord forlorn;  
    Nor rolling Heaven, with all his Signs  
    reveal'd  
And hidden by the sleeve of Night and  
    Morn.

## XXXIV

Then of the Thee in Me who works behind  
The Veil, I lifted up my hands to find  
    A Lamp amid the Darkness; and I  
    heard,  
As from Without—"The Me within Thee  
    blind!"



## 33

大地不能言；披着紫衣的海洋  
只是哀哭她見棄了的主上；  
滾滾的太空，連他十二宮的辰星  
隱現在晨夕的衣袖內也是不作聲響。

## 34

我便去叩問那帷幕後的「我中汝」，  
舉起我的兩手求燈照我暗途；  
我聽見有聲如自外來——  
「汝中的我乃是盲瞽！」

## XXXV

Then to the Lip of this poor ea then Urn  
 I lean'd, the Secret of my Life to learn:  
 And Lip to Lip it murmur'd—"While  
     you live,  
 "Drink!—for, once dead, you never shall  
     return."

## XXXVI

I think the Vessel, that with fugitive  
 Articulation answer'd, once did live,  
 And drink; and Ah! the passive Lip I  
     kiss'd,  
 How many Kisses might it take—and  
     give!

## 35

我便俯就這土瓶的唇邊，  
想探詢我生命的幽玄：  
唇兒對我唇兒默默道——  
「生時飲罷！——死去不可復還。」

## 36

幽幽對語的這個土瓶  
是曾生在世間，曾經痛飲；  
啊！我今親着牠的唇邊，  
不知牠又曾授受了多少接吻！

## XXXVII

For I remember stopping by the way  
To watch a Potter thumping his wet  
Clay:

And with its all-obliterated Tongue  
It murmur'd—"Gently, Brother, gently,  
pray!"

## XXXVIII

And has not such a Story from of Old  
Down Man'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roll'd  
Of such a clod of saturated Earth  
Cast by the Maker into Human mould?

## 87

憶昔我紆徐路途  
曾見過陶人搗土：  
土中有微弱的聲音哀叫——  
「輕輕罷，朋友，輕輕地搗！」

## 38

君不聞，自古有口碑流傳，  
人類是造化之所搏禬？  
人類的代代生生  
都是由粘土造成。

## XXXIX

And not a drop that from our Cups we  
 throw  
 For Earth to drink of, but may steal be-  
 low  
 To quench the fire of Anguish in some  
 Eye  
 There hidden—far beneath, and long ago.

## XL

As then the Tulip for her morning sup  
 Of Heav'nly Vintage from the soil looks  
 up,  
 Do you devoutly do the like, till Heav'n  
 To Earth invert you—like an empty Cup.

## 39

從杯中奠酒一滴酒珠，  
會潛入地底深處，  
地底有死者的雙目難瞑，  
目中的焦火猶可藉以消除。

## 40

鬱金香從沙中仰望；  
承受着夜露以備朝暉，  
你也請舉起杯來痛醉，  
醉到玉山倒地——如像空杯。

## XLI

Perplext no more with Human or Divine,  
 To-morrow's angle to the winds resign,  
 And lose your fingers in the tresses of  
 The Cypress-slender Minister of Wine.

## XLII

And if the Wine you drink, the Lip you  
 press,  
 End in what All begins and ends in—Yes;  
 Think then you are To-day what Yes-  
 ter day  
 You were—To-morrow you shall not be  
 less.



## 41

請莫用再爲人神的問題所弄，  
明朝的憂慮付與東風，  
酒君的毛髮軟如松絲，  
請把你的指頭替他梳理。

## 42

儻若你把酒壓唇，  
融沒在無始無終的夢境——  
你可知今日猶如昨日，  
明朝也是如今。

## XLIII

So when that Angel of the darker Drink  
At last shall find you by the river-brink,  
And, offering his Cup, invite your Soul  
Forth to your Lips to quaff—you shall not  
shrink.

## XLIV

Why, if the Soul can fling the Dust aside,  
And naked on the Air of Heaven ride,  
Were't not a Shame—were't not a Shame  
for him  
In this clay carcase crippled to abide?

## 48

儻若那幽暗的酒鄉仙使  
相遇在河水之濱，  
舉杯邀你鯨吞  
——你可莫用逡巡。

## 44

儻若你魂能離壳，  
赤裸地凌虛御風，  
常在這泥骸中跛脚踉蹌——  
甯非是恥辱重重？

## XLV

'Tis but a Tent where takes his one day's  
 rest  
 A Sultán to the realm of Death addrest;  
 The Sultán rises, and the dark Ferrásh  
 Strikes, and prepares it for another Guest.

## XLVII

And fear not lest Existence closing your  
 Account, and mine, should know the like  
 no more;  
 The Eternal Sáki from that Bowl has  
 pour'd  
 Millions of Bubbles like us, and will pour.

## 45

蘇丹走到死境去巡狩  
天幕內只作得一日的羈留；  
黑暗的「匪拉盧」待到蘇丹起時  
把天幕捲來又爲他人建起。

## 46

啊，「存在」縱閉鎖了你我的生存  
莫憂塵世中便會沒有生命；  
我輩是酒樽中的泡沫，  
永恆的「醜客」彼將斟了又斟。

## XLVII

When You and I behind the Veil are past,  
 Oh, but the long, long while the World  
     shall last,  
     Which of our Coming and Departure  
     heeds  
 As the Sea's self should heed a pebble-cast,

## XLVIII

A Moment's Halt—a momentary taste  
 Of Being from the Well amid the Waste—  
     And Lo!—the phantom Caravan has  
     reach'd  
 The Nothing it set out from—Oh, make  
     haste!

## 47

你我縱通過了帷幕之後，  
啊，世界是永遠存留，  
你我的來而又去  
猶如大海裏拋個小小的石頭。

## 48

一刻的羈停——瞬時的吟咏  
吟咏這荒漠中的泉水——  
喂！快飲嚙！——幻影的隊商  
纔從「無」中來，已經到了「無」際。

## XLIX

Would you that spangle of Existence  
spend

About The Secret—quick about it, Friend!

A Hair perhaps divides the False and  
True—

And upon what, prithee, may life depend?

## L

A Hair perhaps divides the False and  
True;

Yes; and a single Alif were the clue—

Could you but find it—to the Treasure-  
house,

And peradventure to The Master too;



## 49

朋友喲，你要去探此秘密時，  
消費你寶貴的光陰——快請探去！  
真與僞之間幾不容髮——  
試問人生是何所依據？

## 50

真與僞之間幾不容髮；  
只有一個「阿里扶」可為導引，  
——只要你能尋得時——  
會引你到「寶室」，乃至「真君」；

## LI

Whose secret Presence, through Creation's  
 veins  
 Running Quicksilver-like eludes your pains;  
 Taking all shapes from Máh to Máhi;  
 and  
 They change and perish all—but He re-  
 mains;

## LII

A moment guess'd—then back behind the  
 Fold  
 Immerst of Darkness round the Drama  
 roll'd  
 Which, for the Pastime of Eternity,  
 He doth Himself contrive, enact, behold.

## 51

真君冥冥兮周流八垠，  
速如流汞兮消汝苦辛；  
自月至魚兮萬彙賦形；  
萬彙毀變兮真君永存；

## 52

一瞬顯現兮瞬卽深藏，  
鑪台周遭兮暗黑無光，  
彼自登場兮彼自觀賞，  
自作消遣兮爲樂無疆。

## LIII

But if in vain, down on the stubborn floor  
Of Earth, and up to Heav'n's unopening  
Door,

You gaze To-day, while You are You—  
how then

To-morrow, You when shall be You no  
more?

## LIV

Waste not your Hóur, nor in the vain  
pursuit

Of This and That endeavour and dispute;

Better be jocund with the fruitful

Grape

Than sadden after none, or bitter, Fruit.

## 53

假使探之不能，在這無情的地上，  
你觀仰着那永不開門的天鄉，  
今日你還是你時，你可親瞻——  
明日你已不是你時，你又怎樣？

## 54

啊！請莫用濫費了你的時辰，  
也莫用追求那彼是的空論；  
與其淒切地追求苦果，虛無，  
何如與這肥甘的葡萄共命？

## LV

You know, my Friends, with what a brave  
Carouse  
I made a Second Marriage in my house;  
Divorced old barren Reason from my  
Bed,  
And took the Daughter of the Vine to  
Spouse.

## LVI

For "Is" and "Is-not" though with Rule  
and Line  
And "Up-and-Down" by Logic I define,  
Of all that one should care to fathom, I  
Was never deep in anything but—Wine.

## 55

朋友喲，你是知道的，  
我家中開了個盛大的歡筵；  
我休了無育的「理智」老妻，  
娶了「葡萄的女兒」續絃。

## 56

「是」與「非是」雖用幾何可以證明，  
「上與下」雖用名學可以論定，  
人所欲測的一切之中，  
除酒面外呀，我無所更深。

## LVII

Ah but my Computations, People say,  
Reduced the Year to better reckoning?—

Nay,

'Twas only striking from the Calendar  
Unborn To-morrow, and dead Yesterday.

## LVIII

And lately, by the Tavern Door agape,  
Came shining through the Dusk an Angel  
Shape

Bearing a Vessel on his Shoulder; and  
He bid me taste of it; and 'twas—the  
Grape!



## 57

啊，人說是我的計算呀  
却曾把歲時改正——  
豈知那只是從歷數之中  
消去了未生的明日和已死的昨晨。

## 58

日前，茅店之門未閉，  
黃昏之中來了一個安琪；  
肩着的一個土壺，他叫我嘗嘗；  
土壺裏原來是——葡萄的酒漿！

## LIX

The Grape that can with Logic absolute  
The Two-and-Seventy jarring Sects confute:

The sovereign Alchemist that in a trice  
Life's leaden metal into Gold transmute:

## LX

The mighty Mahmúd, Allah breathing  
Lord,  
That all the misbelieving and black Horde  
Of Fears and Sorrows that infest the  
Soul  
Scatters before him with his whirlwind  
Sword.

## 59

葡萄酒呀，他是以絕對的論理  
說破七十二宗的紛紜；  
他是崇高的煉金術士  
瞬時間把生之鉛礦點化成金：

## 60

他是牟罕默德，宗仰「阿拉」的教皇，  
他驅除盡一切的妖魔罔兩，  
那侵入靈魂的恐怖，悲哀，  
他用旋風的利劍掃蕩。

## LXI

Why, be this Juice the growth of God,  
 who dare  
 Blaspheme the twisted tendril as a Snare?  
 A Blessing, we should use it, should we  
 not?  
 And if a Curse—why, then, Who set it  
 there?

## LXII

I must abjure the Balm of Life, I must,  
 Scared by some After-reckoning ta'en on  
 trust,  
 Or lured with Hope of some Diviner  
 Drink  
 To fill the Cup—when crumbled into  
 Dust!

## 61

啊，酒漿若是帝之所生，  
誰敢把鱷屈的捲鬚咒成陷穽？  
天賜的福祐，當受的可不受麼？  
若是禍災——試問誰爲此禍？

## 62

我若爲莫須有的「來世的果報」所驚，  
或爲「神酒的希望」所誘，  
我定要，定要斷此「生命的靈漿」  
——但要等我死了的時候！

## LXIII

O threats of Hell and Hopes of Paradise!  
One thing at least is certain—This Life  
flies;

One thing is certain and the rest is  
Lies;

The Flower that once has blown for ever  
dies.

## LXIV

Strange, is it not? that of the myriads  
who

Before us pass'd the door of Darkness  
through,

Not one returns to tell us of the Road,  
Which to discover we must travel too.

## 63

啊，地獄之威脅，天堂之希望！  
只有一事是真——便是生之飛蕩；  
只有此事是真，餘皆是僞；  
花開一次之後永遠凋亡。

## 64

奇哉，甯不奇乎？  
前乎吾輩而死者萬千無數，  
曾無一人歸來  
告訴我們當走的道路。

## LXV

The Revelations of Devout and Learn'd  
Who rose before us, and as Prophets  
burn'd,  
Are all but Stories, which, awoke from  
Sleep  
They told their comrades and to Sleep  
return'd.

## LXVI

I sent my Soul through the Invisible,  
Some letter of that After-life to spell:  
And by and by my Soul return'd to me,  
And answer'd "I Myself am Heav'n and  
Hell:"



## 65

古代聖哲的宣傳  
不過是痴人說夢，  
醒後告了同儕，  
匆匆又歸大夢。

## 66

我遣我的靈魂通過不可見的世界，  
走去繙讀些未來世的文章。  
我的靈魂漸漸轉來告道，  
「我自己便是地獄，便是天堂」：

## LXVII

Heav'n but the Vision of fulfill'd Desire,  
 And Hell the Shadow from a Soul on fire,  
     Cast on the Darkness into which Our-  
     selves,  
 So late emerged from, shall so soon ex-  
     pire.

## LXVIII

We are no other than a moving row  
 Of Magic Shadow-shapes that come and  
     go  
     Round with the Sun-illumin'd Lantern  
     held  
 In Midnight by the Master of the Show;

## 67

天堂是心滿意足的幻影，  
地獄是心焦在「暗」中的虛影，  
我們是總從「暗」中起來，  
不久又將死在「暗」裏。

## 68

我們不過是活動的幻影之羣，  
繞着這走馬燈兒來去，  
在個夜半深更，  
點在幻術師的手裏；

## LXIX

But helpless Pieces of the Game He plays  
Upon this Chequer-board of Nights and  
Days;

Hither and thither moves, and checks,  
and slays,  
And one by one back in the Closet lays,

## LXX

The Ball no question makes of Ayes and  
Noes,

But Here or There as st'ikes the Player goes;  
And He that toss'd you down into the  
Field,

He knows about it all—He knows—He  
knows!

## 69

人生不過是一套可憐的象棋，  
晝與夜便是一張棋局，  
任「他」走東走西或擒或殺，  
走罷後又一一收歸匣裏。

## 70

皮瑟也只唯命是從，  
一任戲瑟者到處拋弄；  
是「他」把你拋到地來，  
一切的原由，只有他懂——他懂！

## LXXI

The Moving Finger writes; and, having  
 writ,  
 Moves on: nor all your Piety nor Wit  
 Shall lure it back to cancel half a  
 Line,  
 Nor all your Tears wash out a Word of it.

## LXXII

And that inverted Bowl they call the Sky,  
 Whereunder crawling coop'd we live and  
 die,  
 Lift not your hands to It for help—for  
 It  
 As impotently moves as you or I.

## 71

指動字成，字成指動：  
任你如何至誠，如何機智，  
難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任你眼淚流完也難洗掉一字。

## 72

人稱天字是個覆盆，  
我們匍匐着在此生死，  
莫用舉手去求他哀憐——  
因為他之不能動移將如我你。

## LXXIII

With Earth's first Clay They did the Last  
Man knead,  
And there of the Last Harvest sow'd the  
Seed:

And the first Morning of Creation wrote  
What the Last Dawn of Reckoning shall  
read.

## LXXIV

Yesterday This Day's Madness did pre-  
pare;  
To-morrow's Silence, Triumph, or Despair:  
Drink! for you know not whence you  
came, nor why:  
Drink! for you know not why you go, nor  
where.



## 73

最初的泥丸捏成了最終的人形，  
最後的收成便是那最初的種子：  
天地開闢的文章  
一直要傳誦到天地掩閉。

## 74

昨日已準備就今日的發狂；  
明日的緘默，凱旋，失望：  
飲罷！因為你不知何處來，何故來：  
飲罷！因為你不知何故住，何處住。

## LXXV

I tell you this—When, started from the  
 Goal,  
 Over the flaming shoulders of the Foal  
 Of Hea 'n Parwin and Mushtari they  
 flung,  
 In my predestined Plot of Dust and Soul.

## LXXVI

The Vine had struck a fibre: which  
 about  
 If clings my Being—let the Dervish  
 flout;  
 Of my Base metal may be filed a Key,  
 That shall unlock the Door he howls  
 without.

## 76

我且告你——自從初出世時，  
他們投了「帕爾溫」與「牟盧他鞏」  
越過「天駒」的炎肩，  
投入了我們塵與魂的定運裏。

## 76

葡萄生了根：將要盤絡着我的存在  
——讓他「德爾威邪」嘲笑罷；  
從我這賤礦之中會成一個鑰匙，  
可把他在外咆哮的門兒打開。

## LXXVII

And this I know: whether the one True  
Light  
Kindle to Love, or Wrath-consume me  
quite,  
One Flash of It within the Tavern  
caught  
Better than in the Temple lost outright.

## LXXVIII

What! out of senseless Nothing to pro-  
voke  
A conscious Something to resent the  
yoke  
Of unpermitted Pleasure, under pain  
Of Everlasting Penalties, if broke!

## 77

我知道：無論是燃燒於情，  
或則是怒焚我身，  
在這茅店內能捉得一閃「真光」，  
比在寺院中出家的優勝。

## 78

甚麼話嘞！從沒感覺的「無」中  
激發出一種有意識的「有」  
咒詛這禁斷了的歡樂為枷，  
若是破了戒時，便要受罪不宥！

## LXXIX

What! from his helpless Creature be re-  
paid

Pure Gold for what he lent him dross-al-  
lay'd—

Sue for a Debt he never did contract,  
And cannot answer —Oh the sorry trade!

## LXXX

Oh Thou, who didst with pitfall and with  
gin

Bese: the Road I was to wander in,  
Thou wilt not with Predestined Evil  
round

Enmesh, and then impute my Fault to Sin!

## 79

甚麼話嘍！造物惜爛鐵於人  
要人償以純金——  
這是幾時定下的合同？——  
啊，這種交易是何等不平！

## 80

啊，你呀，你做些陷穽蹄筌  
阻塞著我徘徊的路徑，  
你不是四處散布魔障，  
待我陷落後又加上我以罪名！

## LXXXI

Oh Thou, who Man of baser Earth didst  
make,  
And ev'n with Paradise devise the Snake:  
For all the Sin wherewith the Face of Man  
Is blacken'd—Man's forgiveness give—and  
take!

\* \* \* \* \*

## LXXXII

As under cover of departing Day  
Slunk hunger-stricken Ramazin away,  
Once more within the Potter's house  
alone  
I stood, surrounded by the Shapes of Clay.



## 81

啊，你呀，你用劣土造人，  
在樂園中你也造出惡蛇：  
人的面目爲一切的罪惡所污——  
你請容赦人——你也受人容赦罷！

\* \* \* \* \*

## 82

餓瘦了的，「拉麻桑」  
在黃昏的衣被中爬去，  
我又獨立在陶人屋中，  
環繞着一些土盃。

## LXXXIII

Shapes of all Sorts and Sizes, great and  
 small,  
 That stood along the floor and by the  
 wall;  
 And some loquacious Vessels were; and  
 some  
 Listen'd perhaps, but never talk'd at all.

## LXXXIV

Said one among them — "Surely not in vain  
 "My substance of the common Earth was  
 ta'en  
 "And to this Figure moulded, to be  
 broke,  
 "Or trampled back to Shapeless Earth  
 again."

## 83

種種品類規模的形狀，  
大大小小都站在地面，壁旁；  
有的是嘮叨多言；  
有的疑任傾聽，但總一言不講。

## 84

其中一個道——「真的不是徒勞！  
我的體質是從泥土塑成，  
又要被他毀壞，  
歸成泥土，復歸無形。」

## LXXXV

Then said a Second—"Ne'er a peevish Boy  
"Would break the Bowl from which he  
drank in joy;

"And He that with his hand the Vessel  
made

"Will surely not in after Wrath destroy."

## LXXXVI

After a momentary silence spake  
Some Vessel of a more ungainly Make;  
"They sneer at me for leaning all  
awry:  
"What! did the Hand then of the Potter  
shake?"

85

第二個道——「不會有頑皮的兒童  
肯打破他歡飲過的器皿；  
他親手做出了我們的，  
不會在日後發怒之中破損。」

88

沉默了一瞬之後，  
幾個外形更怪的發言；  
「世人都在嘲笑我苦窳歪斜；  
哼！難道是陶師的手兒顛也？」

8

## LXXXVII

Whereat some one of the loquacious Let—  
I think a Súfi pipkin—waxing hot—

“All this of Pot and Potter—Tell me  
then,

“Who is the Potter, pray, and who the  
Pot?”

## LXXXVIII

“Why,” said another, “Some there are  
who tell

“Of one who threatens he will toss to Hell

“The luckless Pots he marr’d in making  
—Pish!

“He’s a Good Fellow, and ’twill all be  
well.”

## 87

隨後有雄辯的一個小瓶——  
怕是「蘇非」之流——奮勵一聲——  
「陶器與陶師一如——我且問你，  
究竟誰是陶師，誰是陶器？」

## 88

又有一個道，「汝等在胡言妄說：  
赫赫我主會把汝等投入地獄，  
他邊做邊打破不幸的土瓶——靜！  
他是好人，一切都無話可說。」

## LXXXIX

“Well,” murmur’d one, “Let whose make  
or buy,  
“My Clay with long Oblivion is gone dry:  
“But fill me with the old familiar Juice,  
“Methinks I might recover by and by.”

## XC

So while the Vessels one by one were  
speaking,  
The little Moon look’d in that all were seeking:  
And then they jogg’d each other, “Brother!  
Brother!  
“Now for the Porter’s shoulder-knot a-  
creaking!”



## 89

一個默默地道，「不論是誰做誰買，  
我的土質在長久的忘却之中已經乾壞。  
我只求把親熱的酒漿裝滿一身，  
我想我可以漸漸地甦活轉來。」

## 90

土獸們挨次在傾談時候，  
翹望着新月窺入自窗頭：  
他們便互相揚着手兒說道：  
担脚的肩飾在響了！朋友！朋友！

\* \* \* \* \*

## XCI

Ah, with the Grape my fading Life provide,  
And wash the Body whence the Life has died,  
And lay me, shrouded in the living Leaf,  
By some not unfrequented Garden-side.

## XCII

That ev'n my buried Ashes such a snare  
Of Vintage shall fling up into the Air  
As not a True-believer passing by  
But shall be overtaken unaware.

## 91

啊，我生時謝請爲我準備酒漿，  
生命死後請洗滌我的皮囊，  
葬我在綠葉之下，  
間有遊人來往的花園邊上。

## 92

便是我死灰之中也可迸出葡萄，  
捲鬚在空氣之中高擡，  
信仰真理之人路過我時，  
無意之間都要被牠纏繞。

## XCIII

Indeed the Idols I have loved so long  
 Have don my credit in this World much  
 wrong:

    Hav drown'd my Glory in a shallow  
     Cup,  
 And sold my Reputation for a Song.

## XCIV

Indeed, indeed, Repentance oft before  
 I swore—but was I sober when I swore?  
     And then and then came Spring, and  
     Rose-in-hand  
 My thread-bare Penitence apieces tore.

## 93

誠哉，我愛了偕久的偶像們  
把我的品行壞了；  
把我的光榮溺在個淺杯之中，  
把我的名聞換首歌兒賣了。

## 91

誠哉，誠哉，我久已立誓懺悔——  
但當我立誓時我是清醒耶非？  
漸漸地漸漸地春又來了，  
薔薇在我手中時一線的悔心又斷了。

## XCV

And much as Wine has play'd the Infidel,  
 And robb'd me of my Robe of Honour—

Well,

I wonder often what the intners buy  
 One half so precious as the stuff they  
 sell.

## XCVI

Yet Ah, that Spring should vanish with  
 the Rose!

That Youth's sweet-scented manuscript  
 should close!

The Nightingale that in the branches sang,  
 Ah whence, and whither flown again,  
 who knows!

## 95

酒便是我的叛徒，  
屢次把我「榮名的衣裳」剝去——  
剝去罷，我不解賣酒之家，  
何故把酒來換去半價的敝屣。

## 96

但是，啊，奈陽春要和薔薇消逝！  
甘芳的青年時代的簡篇要閉！  
花枝裏唱着歌的黃鶯兒，啊，  
誰知他飛自何來，又將飛向何去！

## XCVII

Would but the Desert of the Fountain yield  
One glimpse—if dimly, yet indeed, Re-  
veal'd,

To which the fainting Traveller might  
spring,

As springs the trampled herbage of the  
field!

## XCVIII

Would but some wingéd Angel ere too late  
Arrest the yet unfolded Roll of Fate,

And make the stern Recorder other-  
wise

Enregister, or quite obliterate!



## 97

但只願那「有流泉的荒漠」  
即使曖昧，也請顯現一時！  
衰弱了的行人可以跳往泉邊，  
猶如被踐踏了的草兒從原中跳起。

## 98

但只願有有翼的天使即早飛來  
停止這尚未完篇的「命運的書稿」，  
使那嚴肅的「記書人」另寫一回，  
不則全然塗掉！

## XCIX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 \* \* \* \*

## C

Yon rising Moon that looks for us again—  
How oft hereafter will she wax and  
wane;

How oft hereafter rising look for us  
Through this same Garden—and for One  
in vain!

## 99

啊，愛喲！我與你如能串通「他」時，  
把這不幸的「物袋規模」和盤攫取，  
怕你我不把牠搗成粉碎——  
從新又照着心願搏擬！

## 100

那兒方昇的皓月又來窺人了——  
月喲，你此後仍將時晷時耗；  
你此後又來這花園尋人時，  
恐怕我們之中有人你難尋到！

## CI

And when like her, oh Sáki, you shall pass  
Among the Guests Star-scatter'd on the  
Grass,

And in your joyous errand reach the  
spot  
Where I made One—t. rn down an empty  
Glass!

## 101

啊，「曬客」喇！當你像那月兒  
在草上星羅的羣客之中來往，  
你曬到了我坐過的這個坐場  
——你請爲我呀空奠一盞！

## 註 釋

第一首 【注】蘇丹(Sultan)：回回教徒之統治者。

第四首 【註】(1)摩西的白手(The white Hand of Moses)：舊約出埃及記第四章第六節：「耶火華又向他(摩西)說，把你右手納入懷中。將手入懷伸出看時，手生瘡病，如雪。」

此節 宜與“Faust”第一部「城門之前」參讀。

第五首 【註】(1)夷朗李花園(Iran)：波斯名園，我國金谷園之類。傳言園在亞拉伯沙漠中 Yemen 地方，Ad之子 Shah Sheddad所建。

(2) 西半西的七環杯(Jamshyd's Sev'n-ring'd cup)：Jamshyd(日天子之義) Pish-dadian王朝的第五世。Seven-ringed Cup 第七天七層七海之靈杯，Kaikhosru所作(參看第10首解說)，傳言掌此杯者可知去來今三世。

第六首 【註】(1) 大衛維 (David) ; 古之善歌者，出於  
舊約。

(2) 毗勒危語 (Pehlevi) ; 三世紀至七世紀伊  
蘭，波斯等地之古國語名。

第七首 【註】時鳥 (The Bird of Time) ; 即指春天之小  
鳥，或係以時辰喻作飛鳥之意。

第八首 【註】(1) 納齊堡 (Nisihápúr) ; 已見前文。

(2) 巴比命 (Babylon) ; 幼弗斯底斯河畔，  
古代 Babilonia 國之首府。

第九首 【註】凱科白提 (Kaikobád) ; 波斯第二王統 (Kai-  
anians) 之第一君主。

第十首 【註】(1) 凱科蘇爾 (Kaikhosrú) ; 凱科白提之  
孫，被巴比命，釋放猶太人之被俘虜者即此人 (參舊  
約以賽亞書 44 章 28 節，同 45 章 1 節)。

(2) 查爾 (Zál) ; 波斯之英雄。

(3) 魯士圖李 (Rustum)：都查爾之子，矯  
 健有力。

(4) 霍丁李 (Hätim Tal)：東方藝術之一。

第十一首 【註】李學默德 (Mahmūd)：十世紀木葉有名  
 之蘇丹。

第十三首 【註】(1) Cash是現金，Credit是債券，Credit  
 即指第一句的「現世的光榮」，故意譯成「浮名」。

(2) 遠方的鼓聲 (a distant Drum)：寓  
 取之外的大鼓。——此句是承說上文的天淵。

第十四首 【註】此節喻花謝飄飛之意。

第十五首 【註】此節後兩句，初稿誤譯成「死後人再掘出  
 金山，同一不歸於己」，經開一多君訂誤，今改正。  
 讀者請參看開君「我默伽亞誤之絕句」一文（劇道第  
 二卷第一期）。

第十七首 【註】此節宜與「存死燕梳李爾序」並讀。



第十八首 【註】巴爾辛 (Bahram)：三世紀至七世紀間 Sassanina dac Sassanjan 王朝之君主，好色，造七城以象七天，塗以七色，以美女七人居之，談七種之故事。此處把塗色之意用成田麗去了。

第十九首 【註】此節開首有直譯文，其忠實，附見於此以供參攷。

我怕最紅的紅不過  
生在帝王喋血處的薔薇；  
國中榮榮的玉簪兒怕是  
從當年美人額上墜下來的。

第二十一首 【註】七千歲 (Sev'n thousand years)：依 Badson 夫人解說，義賦時代波斯以地球的年齡為七千歲，此詩言到明日已身死化為塵土之意。

第二十四首 【註】以上四首，宜與「山有樞」一詩並讀。

第二十五首 【註】半也禰 (Muezzin)：即鐘樓守。黑暗的

總體即是不可知的運命。

第三十一首 【註】第七天門 (The Seventh Gate)：波斯  
天文學第七天即土星天(Heaven of Saturn.)

第三十二首 【註】我我汝汝(Me and Thee)；我即人，汝  
即神。

第三十三首 【註】(1)紫衣(in flowing Purple)：喪服。  
波斯詩人有向海洋發問者：為何縫緋青之喪服？海水  
答道：見臂於神而哀之，故為服喪。余「風風況紫」  
一詩中有一節與此頗相類；作時未見此詩，今讀此自  
嘆弗如遠甚。

(2)Signs是十二獸帶，初稿竟忽略了，經開  
君指出，特此更正。

第三十四首 【註】我中汝 (Thee in Me)：指神言。汝中  
我 (Me within Thee)：指人言。

人之智力終無解決形而上的存在之希望。

第四十首 【註】此節末句初稿有誤，經開君指出，今更正。

Heaven to Earth是一副詞藻，形容 invert的。

第四十五首 【註】匪拉摩 (Ferrashi)：叛解天孫之奴僕；

此處喻言造化，或運命之槓。——「究其死矣，他人入室！」

第四十六首 【註】饜客 (Saki)：波斯語，此言把酒者；喻

造化。

第五十首 【註】阿里扶 (Alif)：亞拉伯字母之首字。即回

教至上神Allah之首字。

第五十一首 【註】自月至魚 (from Mah to Mahi)：東方

創世論，萬有始於月，終於魚。

第五十二首 【註】以上兩節只是一節，是一種形而上學

的理論；頗含嘲笑之意，故變調譯之。

第五十五首 【註】葡萄的女兒 (the Daughter of vine)：

即指葡萄酒。

第五十六首 【註】Rule and Line (定理與線) 即指幾何學。

第五十七首 【註】此節本專論晉前敘略傳。意思是歷數具在客觀的現實上略加界別，於現實流動的本體無所發明。

第五十八首 【註】歌謠有「掘寶者」(Der Schatzgräber) 一詩，內容與此頗相類，「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九期詩學研究號中有拙譯，可參觀。

第五十九首 【註】七十二宗：當時 Islam 設有七十二宗派。

第六十首 【註】以上兩節歌頌酒德。李太白詩「三杯置大道，一斗合自然」，可移此作註。阿拉大神 (Allah) 見50節註，

物稿所據英文本 Allah-breathing 是分成兩字，今據聞一多君的考核改譯，請參看聞文。

第六十二首 【註】來世的果報 (After-reckoning)：回教

以爲今世行禁慾生積，來世得生天堂，有美女與葡萄酒  
爲樂。反是者則墮地獄。

第七十五首 【註】(1) 帕爾溫與牟噠他黎 (Parwin and

Mushtari)：前者爲 Pleiades，牡牛 (Taurus) 星座  
中之一羣小星，我國二十八宿中之昴宿。後者爲木星  
(Jupiter)。

(2) 天駒 (Fool of Heaven)：太陽也。

此節乃占星術上之智識，太陽所在之處，定人運命之  
吉凶。上舉二星均在黃道上。

第七十六首 【註】德爾威那 (Dervish)：回教之托鉢僧。

第七十八首 【註】意識的「有」：相宗數家所奉仰的有受想  
行識的人格神。

第八十首 【註】你即指上帝。此章和下章都是詛咒上帝之  
詞。

第八十二首 【註】拉麻桑 (Ramazan)：阿拉伯之九月。此

月凡信徒皆清齋斷食。此句言九月已去之意。自此節  
以下關於土瓶戲的，在第一版中別為一組，名“Knuza  
Nameh”○陶人製器的喻言，西洋文字中多見，請參  
看新約羅馬書第九章第二十一節。

第八十七首 【註】蘇非 (Sufi)：波斯學派之一，主張汎神  
主義。此章諷刺最明顯。

第八十八首 【註】鳳刺宗教家。

第九十首 【註】此節初譯於心不安，攷譯如此；但不知肩  
飾 (Shoulderknot) 究指何物。肩飾是西人禮服上用  
的，波斯的腳夫當然不會穿西洋禮服了。初稿濫譯為  
「肩担」，以其形似，「肩担」在 Calcutta 地方是  
常用的。但亦嫌其不文，故今直譯以存疑。

第九十五首 -【註】本節初稿有誤，經聞君指出，今改正。  
末二句直譯當為「我不解賣酒的買甚麼東西有他賣的

貨物一半費垂。」

第一百首【註】末句One字是詩人自指。此節初稿有誤，  
鄧開君指出，今改正。

【附白】本譯稿不必是全部直譯，詩中難解處多  
憑我一人的私見意譯了。譯誤之處，禱內外明達之士  
如能惠以教言，則不勝欣幸之至。